賓退錄/卷0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賓退錄

◀上一卷

卷九

下一卷▶

《詩》：「誕彌厥月」。誕，大也，朱文公則以為發語之辭。世俗誤以誕訓生，遂有降誕、慶誕之語。前輩辨者多矣。《書》曰：「誕膺天命。」誕亦大也。范曄讚光武，乃有「光武誕命」之語。尤不可曉。《殤帝紀》云：「誕，育百餘日」。亦誤。

寇恂自潁川太守徙汝南，又入為執金吾。會潁川盜起，光武將親征隗器，欲復使出守潁川，從駕至郡，盜賊悉降，遂已。百姓遮道曰：「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。」是時恂去郡已久，百姓以其為王朝之卿，故謂之借。今人作太守，在任垂滿者，書啟多用借寇事，似不類也。

《夷堅·戊志》載裴老智數謂紹興十年七月臨安大火，延燒城內外室屋數萬區。裴方寓居，有質庫金及珠肆在通衢，皆不顧，遽命紀綱仆分往江下及徐村，而身出北關，遇竹、木、磚、瓦、蘆、葦、椽桶之屋，無論多寡大小，盡評價買之。明日有旨，竹木材料免徵稅抽解。城中人作屋者皆取之，裴獲利數倍過於所焚。後閱張芸叟所著《浮休閒目集》書焦隱事云：「一日京師火，隱晨出之木場，凡木皆以姓字題識，後至者率詣隱市材。」始知《夷堅》指為裴老者，誤矣。雖曰富家智略往往相似，然不應如是之同也。

「娶妻當得陰麗華」，唐與政謂觀此語，知郭后之必廢。然予觀《劉植傳》載劉、楊起

兵附王郎，眾十餘萬，光武遣植說楊，楊乃降，光武因留真定，納郭后，後即楊之甥也。故以此結之。則是郭后之納，已非光武之情矣。何待陰麗華之語，而後占其廢乎范曄不以此書之《後紀》，故前輩議論未嘗及之。

余嘗撮城隍爵號，後閱《國朝會要》，考西北諸郡、東京號「靈護廟」。初封「廣祐公」，後進「佑聖王」。大內別有城隍。初封「昭貺侯」，後進爵為公。拱州昭靈廟惠烈夫人，蓋俗傳為宋襄公之胃，開德府顯應廟感聖侯，解州靈佑廟鎮寶侯，浚州黎陽縣顯固廟靈護伯，它皆無聞。蓋東南城隍之盛，多起於近世，此數者亦徽廟朝錫命耳。

馬援平交阯賊，封新息侯。擊牛釃酒，勞饗軍士。因從容及從弟少遊之語，吏士皆伏稱萬歲。又馮魴赦郯賊延褒等，亦皆稱萬歲，是東都之臣不以稱萬歲為嫌。獨竇憲出屯北威，與車駕會長安，尚書以下欲伏稱萬歲，韓棱正色曰：「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。」議者皆慚而止。若棱者，可謂不為俗所移矣。然萬歲之稱，三代盛時所無有。蓋自藺相如奉璧入秦，田單為約降燕，馮諼焚孟嘗君債券，昉見於簡牘，至漢為盛。棱之所謂「禮」，豈古之所謂「禮」耶吳虎臣引虎拜，稽手「天子萬壽。」謂「萬歲」發於此。然此特詠歌之辭耳，非可與後世呼萬歲者同語也。

世俗笩字當作枇，與枇杷之枇字同而音異。後漢濟北孝王次喪父，至孝梁太后下詔增封有曰：「頭不枇沐。」《魏志》：徐季龍取十三種物，使管輅占之，輅先說雞子，後道蠶蛹，遂一一名之，唯以梳為枇耳。陸雲《與兄機書》，案行視曹公器物，其中亦有枇字。《類篇》枇凡四音，其一毗志切，櫛屬，《集韻》同。又按《說文》：櫛，梳比之總名也。漢文帝遺匈奴單于比疏一，或作比餘一。顏師古注曰：辮髮之飾也，比音頻寐反。則知枇字亦通作比。惟笩字無所經據，《博雅》篝筌謂之笩，蓋捕取魚蝦之具，邊迷頻脂二切與此不同。雖《集韻》枇亦作笩，《類篇》笩又毗至切，櫛屬。然二書晚出，當從古。《詩》曰：其比如櫛，又知三代以前未有枇之名，但通謂之櫛而已，有相迫比之義矣。

范曄《後漢書·楊震傳》載安帝時，河間男子趙騰上書指陳得失。帝怒收考，詔獄結以罔上不道。震上疏救之，帝不省，騰竟伏屍都市。《張皓傳》又載順帝時，清河趙騰上言災變，譏刺朝政，收騰係考。皓上疏諫，帝悟，減死一等。安順兩朝時世相接，河間、清河二國壤地相鄰，不應皆有一趙騰上書，皆指言時政，皆為人主所怒，又皆有大臣救解，雖其末一生一死，然亦不應如是之同，疑只一事，而曄誤以為二耳。

漢武帝徵枚乘，乘道死，詔問乘子，無能為文者。後乃得其孽子皋，皋字少孺，乘在梁時，取皋母為小妻。又《孔光傳》：淳于長坐大逆，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。《佞幸傳》張彭祖為小妻所毒薨。《外戚·許後傳》後姊靡寡居，與淳于長私通，因為之小妻。後漢趙惠王乾居父喪，私聘小妻，削中邱縣。注云：小妻，妾也。又竇融女弟為大司空王邑小妻；陳王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為小妻；樂成靖王黨取故中山簡王傳婢李羽生為小妻；梁節王暢上疏辭謝，有曰：臣暢小妻三十七人，其無子者願還本家。陳球與劉郃輩謀誅宦者，因小妻之父程璜而事泄。《東觀記》又載彭城靖王子男丁前物故，恭子酺侮丁小妻，見恭傳注。周益公行歸正人蕭中一次妻耶律氏，制謂次妻二字，別無經據，乞政稱小妻。劄子中注云出《漢書》，指此。《董卓傳》又有少妻之稱，疑即小妻也。裴松之注《三國志·孫皓傳》引《江表傳》載張俶事，亦曰取小妻三十餘人。又《駱統傳》：統母改適，為華歆小妻。晉宋挺本劉陶門人，陶亡後，娶陶愛妾為小妻。隋王世充祖支頹褥死，其妻少寡，儀同王粲納之，以妻為小妻。則不獨見於漢史云。

君子食無求飽，居無求安，非惡飽而欲饑，惡安而欲危也，但不可求耳。君子之求也，惟當求道，求在我者而已。外此而有所求，皆非也。所謂求之有道，得之有命者，亦謂盡其在我，而非志於得也。他如「求為可知，夫子之求之也」之類皆此意。

向為身死而不受，今為宮室之美為之；向為身死而不受，今為妻妾之奉為之，此二者固志士之所羞也，若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，似亦可矣。而均之為失其本心，何耶此猶易解，亦如孔子罪乞醯之意耳。經德不回，非所以干祿也。言語必信，非所以正行也。干祿固非美事，若正行則何不可者。今為學而不事正行，果何所事耶惟能識此意，而後可與言學矣。

康節先生《左衽吟》云：「自古禦戎無上策，惟憑仁義是中原。王帥問罪固能道，天子蒙塵爭忍言。二晉亂亡成茂草，三君屈辱落陳編。公閭延廣何人也，始信興邦亦一言。」蓋預識靖康之禍也。篇末雖托二晉以為詞，然因王師問罪而致寇，惟燕山之役為然，二晉所無也。深切著明如此，而讀者多不察。余聞之友人曾幼與而始悟。因記康節《觀有唐吟》有云：「憑高始見山河壯，入夏方知日月長。三百年間能混一，事雖成往道彌光。」亦寓微意。又《觀盛化吟》有云：「生來只慣見豐稔，老去未嘗經亂離。」其子謂亂離之語太過。康節歎曰：「吾老且死矣，汝輩行且知之。」

唐人稱縣令曰明府，而漢人謂之明廷。見范曄書《張儉傳》。明府以稱太守，山陰老臾稱劉寵，劉翊稱種拂，高獲稱鮑昱皆然。

楊文公《談苑》謂元稹？作《春深》題二十篇，並用家、花、車、斜四字為韻。白居易、劉禹錫和之，亦同此韻次。韻起於此。高承著《事物紀原》取其說。余按《梁書・王規傳》：普通六年，高祖於文德殿餞廣州刺史元景隆，詔群臣賦詩，同用五十韻。則唐以前固有之矣。

余前辨劉信羹頡之封，後閱《能改齋漫錄》引王觀國《學林新編》，謂是潁川地名，不羹者彼自不羹，此是羹頡，地名之同一字者多矣。豈可比而一之，審如王說，則頡？字何從而來耶

俚俗謂娶妻為索妻，亦有所本。《三國志・呂布傳》云：袁術欲結布為援，乃為子索布女。《關羽傳》云：孫權遣使為子索羽女。又《隋書・太子勇傳》載：獨孤后曰：「為伊索得元家女。」

張清源《雲谷雜記》辨歐陽《集古錄》，因謂後漢人亦有復名者。然僅載蘇不韋、孔長彥兄弟，劉駒駼、邱季智、張孝仲、范特祖、召公子，許偉康、司馬子威十人而已之范曄書，蓋不止此。如延岑護軍鄧仲況，見《蘇竟傳》。鄭元師事京兆第五元先，又從東郡張恭祖。元之子名益恩。桓榮族人桓元卿。陳忠薦士，其一曰成翊世。翊世字季明，見《杜根傳》。後《陳敬・王曾・孫寵傳》注引謝承書：袁術使將張闓陽殺陳相駱俊。梁冀之弟名不疑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延篤。《黨錮傳序》有渤海公族進階。注云：公族，姓也，名進階。李膺欲按宛陵大姓羊元群。《孔融傳》有太傅馬日磾。皇甫嵩子名堅壽。酷吏《李章傳》有安邱大姓夏長思。宦者曹節弟名破石。王逸子名延壽，字文考。《方術傳》謝夷吾字堯卿之類，清源皆未及也。他尚有之，猶恨不能盡記。

李延壽《南北史》成，惟《隋書》別行，餘七史幾廢，大抵紀載無法，詳略失中，故宜行而不遠，且史傳、紀事出於一人之手，而自為同異者亦有之矣。未有卷帙聯屬首尾衡決而不能自覺者也。姚思廉《梁書・列傳》第三十卷《江革傳》謂何敬容掌選序，用多非其人，革性強直，常有褒貶。而第三十一卷《何敬容傳》乃謂敬容銓序明審，號為稱職。夫史者，所以傳信萬世，今若此，其將何所從乎其餘可笑者甚多，未暇盡著。

白樂天《長恨歌》書太真本末詳矣，殊不為君諱。然太真本壽王妃。白云：「楊家有女初長成，養在深閨人未識。」何耶蓋宴昵之私猶可以書，而大惡不容不隱。《陳鴻傳》則略言之矣。

《唐新書・承天皇帝倓傳》以興信公主季女張為恭順皇后冥配焉。汪玉山辨證，謂冥配前已有，而《新書》不書。當考汪外孫鄭子敬注引《唐會要》：懿德太子重潤，中宗即位，追贈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為冥婚合葬，雖然，不始於唐也。《三国志》载邴原女早亡，时曹操爱子仓舒亦没，操欲求合葬，原曰：“ 合葬，非礼也。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，公之所以待原者，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。若听明公之命，则是凡庸也，明公焉以为哉？ ”操乃止。然竟聘甄氏亡女，与合葬。又太和六年，魏明帝爱女淑薨，追封谥淑为平原懿公主，为之立庙，取文昭甄后亡从孙黄，与合葬。追封黄列侯，以夫人郭氏从弟德为之后，承甄氏姓，封德为平原侯，袭公主爵。则汉魏间已行之矣。

读诸葛孔明《出师表》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忠；读李令伯《陈情表》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孝；读韩退之《祭十二郎文》而不堕泪者，其人必不友。青城山隐士安子顺云。

谓有疾曰不快，陈寿作《华佗传》已然。

葛常之《韵语阳秋》云：“《晋书・阮咸传》云：‘ 咸善琵琶。 ’今有圆槽而十三柱者，世号阮，亦谓阮咸，相传谓阮咸所作，故以为名。而《咸传》乃不及此。山谷《听宋宗儒摘阮歌》云：‘ 手挥琵琶送飞鸿，促弦聒醉惊客起。圆璧庚庚有横理，闭门三月傳國工身，今親見阮仲容，則亦以為仲容所作，豈咸用琵琶餘製而作阮耶據此，則是常之不知阮咸所出。余按《國史・纂異》云：元行衝賓客為太常少卿時，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，而身正圓，莫有識者。元視之曰：「此阮咸所造樂具。」乃令匠人改以木，為聲清雅，今呼為阮咸者是也。《盧氏雜說》云：晉壽稱阮咸善彈琵琶，後有發咸墓者得琵琶，以瓦為之，時人不識，以為於咸墓中所得，因名阮咸。陳晉之《樂書》云：阮咸五弦本奏琵琶，而頸長過之，列十二柱焉。唐武后時蒯明於古塚得銅琵琶，晉阮咸所造也。元亨中命工以木為之，聲甚清徹，頗類《竹林七賢圖》所造舊器，因以阮咸名之。亦以其善彈故也。聖朝太宗於舊制四弦上加一弦。三說蓋大同而小異。今世所行，皆四弦十三柱者。與時竊聞今禁中女樂，別有所謂阮，其制視民間者絕不同，且甚大，須坐而奏之。鄉人郭子雲守南安時，大庾令之婦乃出宮人，能為此，郭蓋親見之。《唐書・樂志》云：五弦如琵琶而小，北國所出樂工裴神符，初以手彈，太宗悅甚，後人習為撥琵琶。則是，唐已有五弦矣。不知暘因唐之太宗而誤為本朝邪？抑別有考按邪？

《夷堅・支乙》載紫姑《詠手》詩：「笑折櫻桃力不禁，時攀楊柳弄春陰。管弦曲裏傳聲漫，星月樓前斂拜深。繡幕偷回雙舞袖，綠窗間整小眉心。秋來幾度挑羅襪，為憶相

思放卻針。」唐韓致光《香奩集》亦有《詠手》一詩：「暖白膚紅玉筍芽，調琴抽線露尖斜。背人細撚垂肓肩發，向鏡輕勻襯臉霞。悵望昔逢褰繡幔，依稀曾見托金車。後園笑向同行道，摘得蘼蕪又一杈。」其體正同，蓋皆言手之用爾。韓詩獨首句不然。

侯嬴為夷門監者，按大梁城十二門，東曰夷門，則夷門者，大梁之一門耳，後人遂直指汴京為夷門，非也。《容齋續筆》辨台城、少城類此。

古者道路，男子由右，婦人由左，車從中央。今遂寧府譙門之外有橋曰儀橋，不知何時所造，上加欄楯，道分為三尚，仿佛古人之意。謂之儀者，猶儀門也。

周文忠序《文苑英華》，首云：太宗皇帝丁時太平，以文化成天下，既得諸國圖籍，聚名士於朝，詔修三大書，曰《太平御覽》，曰《冊府元龜》，曰《文苑英華》。洪文敏序《夷堅三志癸》亦云：太平興國中，詔侍從館閣，集著《冊府元龜》、《文苑英華》、《御覽》、《廣記》等四書。予按《冊府元龜》，乃景德二年編類，至大中祥符六年書成，皆真宗朝，二公之言偶失之。

俗間謂「籠燭」為「照道」，此二字出《儀禮》注。

冬至賀禮，古無有也。其殆始於漢乎漢《雜事》曰：冬至陽生，君道長，故賀。沈約《宋書》曰：魏晉冬至日，受萬國及百寮稱賀，因小會，其儀亞於歲朝。《北齊書》庫狄伏連冬至之日，親表稱賀，其妻減馬豆設豆餅，伏連大怒。蓋歷代行之，至今不廢。按《月令》，仲冬之月日短至，陰陽爭，諸生蕩。君子齋戒，處必掩身，身欲寧，去聲色，禁嗜欲，安形性，事欲靜。以待陰陽之所定。《易》曰：先王以至日閉關，商旅不行，後不省方。《五經通義》云：冬至寢兵鼓，商旅不行，若不聽政事。曰：冬至陽氣萌，陰陽交精，始成萬物，氣微在下，不可動泄。王者承天理，故率天下，靜而不擾也。《白虎通》云：冬至前後，君子安身靜體，百官絕事，不聽政，擇吉辰而後省事，今僕僕交相賀，則所謂安身靜體、靜而不擾，以待陰陽之定者，果何在哉又按《月令》，仲夏之月日長至，仲冬之月日短至。今世反稱冬至為長，至尤非是。曹子建《冬至獻襪頌表》云：伏見舊儀，國家冬至獻履貢襪，所以迎福踐長。崔浩《女儀》云：近古婦人常以冬至上履襪於舅姑，踐長至之義也。隋杜台卿《玉燭寶典》云：冬至日極，南景極長，陰陽日月萬物之始，律當黃鍾，其管最長，故有履長之賀。蓋《周禮》冬至日在牽牛，景長一丈三尺，日短而景長也。黃鍾之律九寸，於十二律為最長。《月令》所謂短至，謂日之短。曹、崔、杜謂踐長履長者，景之長，珣之長也。雖所指不同，然當以《月令》

為正。

諫議大夫稱大諫，始於近世，然於古有之。「齊威公使鮑叔牙為大諫」，見《管子》第二十篇。

韓子蒼云：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，豪縱不羈。元宗崩，始折節務讀書。然余觀其為人，性高潔，鮮食寡欲，所居掃地焚香而坐，與豪縱者不類。其詩清深妙麗，雖唐詩人之盛，亦少其比，又豈似晚節學為者豈蘇州自序之過歟然天寶間不聞蘇州詩，則其詩晚乃工，為無足怪。葉石林《南宮詩話》云：蘇州詩律深妙，白樂天輩固皆尊稱之，而行事略不見《唐史》為可恨。以其詩語觀之，其人物亦當高勝不凡。《劉禹錫集》中有：太和六年，舉自代一狀。然應物《溫泉行》云：「北風慘慘投溫泉，忽憶先皇巡幸年。身騎廄馬引天仗，直至華清列御前。」則嘗逮事天寶間也，不應猶及太和時。蓋別是一人，或集之誤。《苕溪漁隱》云《蘇州集》有《燕李錄事》詩云：「與君十五侍皇闈，曉拂爐煙上玉墀。」又《溫泉行》云：「出身天寶今幾年，頑鈍如錘命如紙。」今以《編年通載》考之，{{YL|天寶元年}至太和六年，計九十一年，應物於天寶間已年十五，及有出身之語，不應能至太和間也。蔡寬夫云：「劉禹錫所舉別是一人，可以無疑矣。」《容齋隨筆》云《韋蘇州集》中有《逢楊開府》詩云：「小事武皇帝，無賴恃恩私。身作里中楊，家藏亡命兒。朝持樗蒲局，暮竊東鄰姬。司隸不敢捕，立在白玉墀。驪山風雪夜，長楊羽獵時。一字都不識，飲酒肆頑癡。武皇升仙去，憔悴被人欺。讀書事已曉，把筆學題詩。兩府始收跡，南宮謬見推。非卞梁不容，出守撫煢嫠。忽逢楊開府，諭舊涕俱垂。」味此詩，蓋應物自敘其少年事也。其不羈乃如此。李肇《國史補》云：應物為性高潔，鮮食寡欲，所居焚香掃地而坐，其為詩馳驟，建安已還，各得風韻。蓋記其折節後事也。應物為三衛，正天寶間，所為如是，而吏不敢捕，又以見時政矣。與時謂：應物行事散軼，《唐史》失不立傳，故諸家之說未能會於一。近世沈明遠始檃括《應物集》及它書，為傳甚詳，然論斷中亦以劉賓客所舉為疑，今筆於此：韋應物，京兆長安縣人也，其家世自宇文周時孝寬以功名為將相，而其兄夐高尚不仕，號為逍遙公，夐之孫待價，仕隋為左僕射，封扶陽公。待價生令儀，為唐司郎中，令儀生鑾，鑾生應物。少遊太學，開元天寶間，宿衛仗內，親近帷幄，行幸畢從，頗任俠負氣。洎漁陽兵亂後，流落失職，乃更折節讀書，屏居武功之上方，復返灃上，園盧蕪沒，貧無以自業⊥遊江淮間，所與交結，皆一時名士。因從事河陽，去為京兆功曹，攝高陵令。永泰中，遷洛陽丞。兩軍騎士倚中貴，勢驕橫，為民害，應物疾之，痛繩以法，被訟，弗為屈。棄官養疾同德精舍。起為鄠令。大曆十四年，除櫟陽令，復以疾謝去，歸寓西郊。擇勝隱於善福祠。從諸生學問，澹如也。建中二年，拜尚書比部外郎，明年出為滁州刺史滁山川

清遠，山中多隱君子，應物風流，豈弟與其人覽觀賦詩，郡以無事，人安樂之。四年十月，德宗幸奉天，應物自郡遣使，間道奔問行在所。明年興元甲子使還，詔嘉其忠。終更貧不能歸，留居郡之南岩。俄擢江州刺史。居二歲，召至京師。貞元二年，由左司郎中補外，得蘇州刺史。在郡延禮其秀民，撫其{旬子}嫠甚恩。久之，白居易自中書舍人出守吳門，應物罷郡，寓於郡之永定佛寺。太和中，以太僕少卿兼御史中丞為諸道鹽鐵轉運江淮留後，年九十餘矣，不知其所終。有子曰慶復，為監察御史、河東節度掌書記，善為詩，氣質閑妙，渾然天成。初若不用工，而近世詩人莫及也。白居易嘗語元稹曰：「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，深得諷諫之意，而五言尤為高遠雅淡，自成一家。」其為時人推重如此。浮屠皎然者，頗工近詩，嘗擬應物體格得數解為贊，應物弗善。明日，錄舊贊以見，始被領略。曰：「人各有能，有不能。蓋自天分，學力有限，子而為我，且失其故步矣。但以所詣，自名可也。」皎然心服焉。應物鮮食寡欲，所居焚香掃地而坐。為吳門時，年已老矣。而詩益造微，世亦莫能知之也。子沈子曰：「予讀韋蘇州詩，超然簡遠，有正始之風。所謂朱弦疏越一唱三歎者。」應物當開元天寶，宿衛仗內為郎，刺史於建中，以迄貞元。而文宗太和中，劉禹錫乃以故官舉之，計其年九十餘，而猶領轉輸劇職，應物何壽而康也。然自吳郡以後，不復有詩文見於錄者，豈亡之耶使應物而無死，其所為當不止此，以應物為終於吳郡之後，則禹錫之所舉者猶無恙也。蓋不可得而考也。《新唐書·文藝傳》稱應物有文在人間，史逸其傳，故不錄。子既愛其詩，因考次其平生、行義、官閥，皆有憑藉始終，可概見如此。恨史官編摩疏陋耳。嗟夫！應物崎嶇，身閱盛衰之變，晚乃折節學問，今其詩往往及治道而造理精深，士固有悔而能復，厄而能奇者如應物有以自表，見於後世，豈偶然哉《漁隱叢話·後集》又載韓子蒼云：韋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元宗，豪縱不羈。奈因記《唐宋遺史》云：應物赴杜鴻漸宴，醉宿驛亭，見二佳人在側，驚問之。對曰：「郎中席上與司空詩，因令二樂妓侍寢。」問：「記得詩否」一妓強記，乃誦曰：「高髻雲鬟宮樣妝，春風一曲杜韋娘。司空見慣渾閒事，惱亂蘇州刺史腸。」觀此，則應物豪縱不羈之性，暮年猶在也。子蒼又云：余觀韋蘇州為性高潔，鮮食寡欲，所居掃地焚香而坐。此是韋集後王斂臣所作序載《國史補》之語，但恐溢美耳。與時謂：盡信書不如無書。《國史補》之說固未可信，又安知《唐宋遺史》為得其實乎此未可臆斷也。

此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